

那年那月 徐斌

庚子年的雪和阳光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我的台历已经翻到最后。下午,坐在阳台上,我以手指为扁舟,溯流而上,回望渐行渐远的庚子年风景。年初几场雪,岁末一场雪,大自然以神奇之笔,完成庚子年之作,并且来个首尾呼应。在首尾之间,是一场场阳光的盛宴,尤其是冬日的每一天,阳光把家家户户的棉被喂得温软,膨胀如鼓,用晒衣拍拍打,嘭嘭地响。

庚子年里,与所有人息息相关的事,首推防治新冠肺炎疫情。二月中,我所在的县城实行封闭管理,小区实行出入证制度,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一次,采购蔬菜等生活必需品。居民们都主动配合,服从管理。我还成为小区的志愿者,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工作。到了四月份,生活基本恢复正常。如今有这样稳定的生活,实属不易。九月初,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,钟南山院士等人获得国家荣誉奖章,我真心地鼓掌,向他们致敬。

三月份,受疫情影响,为保证停课不停学,学校开通空中课堂。老师们利用钉钉软件在

线授课,学生通过网络学习。我们高二年级17个班,近900名学生,一个老师上课,全年级师生听课。一时间,老师们都变身为网红主播。特别是年轻女教师,课件设计精当,声音甜美。我也秀了一堂作文课,感到潜力无限。

四月下旬,三岁的外孙女养了蚕宝宝。我每天早上散步时,从河边桑树林中摘来桑叶。小人儿小心地往盒子里投放桑叶,口齿清晰地数着桑叶上的洞眼,眼里满是对小生命的好奇、期待与热爱。20天后蚕开始吐丝结茧,再10天后破茧化蝶。我也从中学到养蚕知识,对于古人的桑梓情结理解更深。后来写成散文发表在杂志上。我深刻地体会到,创作真是源于生活。

七八月份,长江流域出现较长久的汛情。我家门前穿城而过的得胜河,水位逐日升高,把桂花、紫荆、樱花、石榴、梓树、合欢都淹死了。我主动请缨到长江大堤防汛值班,戴大竹笠,穿高筒靴,手执大铁锹,沿着江堤巡查,防止渗水塌方。青蛙鼓噪,蚊子砸脸,草根绊脚,夏雨时至。这场长江流域百年不

遇的大洪水,最终被降服。

雪是暂时的,阳光给我们温暖与安宁。回望庚子年,印象最深的是当了几回志愿者。我到悦书房和振华讲堂讲述张籍故事和和县文化,又多次到梦想学堂和农村中学,传授阅读与写作,为孩子们梦想导航。

回望庚子年,体会最深的还是友情与健康。老友新朋,或增或减,人以群分,唯情是重。一年来所参与的事,从大的方面说,都与健康问题相关,包括身体健康与灵魂健康。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”,少年不知愁滋味;而今年近退休,重读感触颇深。花有重开日,人无再少年,愿未来的每一天,都充实自在而有意义;愿所有亲朋好友的生活里,多些阳光少些雪。

闲说浮槎山的水

况味人生 东方煜晓

几年前,闲读书,偶尔读到欧阳修《浮槎山水记》,方知安徽有个浮槎山。

浮槎,传说是来往于海上与天河之间的木筏。想像奇特,记忆深刻。古往今来,对欧阳子文评注很多。

通篇看来,人们习惯将《浮槎山水记》中的“山水”连读。但研读全文,感觉欧阳修侧重记述的是浮槎山的“水”。

水,是山之魂。因之,欧阳修开篇即写浮槎山的“泉”。他让“知水者”茶圣陆羽出来说话,自然有很强的说服力。陆羽说:“山水上,江次之,井为下;山水,乳泉石池漫流者上。”其言虽简,论水尽矣。由此推断,浮槎山上“乳泉石池漫流”出来的“水”,正是上品中的上品。

千年一瞬,浮槎山最不该忘却的一个人,是李侯。身为官员的他,并未沉湎酒色,公务之余,“攀缘上下,幽隐穷绝,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”,考察地理人文,独享山水之乐。

嘉祐二年,李侯镇东留,后守庐州,期间曾登钟山饮其水;又临浮槎山顶之石池,见泉水涓涓可爱,便知此处乃陆羽所言“乳山漫流”处了,饮其水,果然清冽甘飴。之后,遍寻长者以实证。后来,他将此水带往汴京,赠予欧阳修品尝。“凡物不能自见而待人以彰,其物未必可贵而因人以重。”欧阳修十分欣喜。

如果说浮槎山的“水”,只用于沏茶或饮用之需,还停留在物质层面的话,那么自然界的湖光山色,因为能够愉悦身心,让人感受到由眼而心的美感后,就变成审美层面的山水了。而“山水之乐”或叫隐逸之乐,更会再上一个层次,已经属于精神层面的山水了。

关于隐逸之乐,《易》云:遁而无闷。如若遁而烦忧,则不是真隐士,也不会真快乐。当然,要达到佛家的忘我之境乃至无我之境,又让人觉得一点烟火气没有,人生也会失去许多。

现实生活中,有灯红酒绿,声色犬马,也有尘嚣不染,五大皆空,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,谁又能做到两全其美呢?

对于常人而言,不妨效从李侯,也不失为一大智慧。其做法,正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的哲学观。“现实的面貌严峻,理想的乐土遥远。每个人的心里,都有一处迷人的桃花源。”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,心情还算不错,却复归田园。更多进退维谷者,一天不挾,终日徘徊。

其实,作为快乐的人,常常有“两个自己”,一个物质的我,一个意识的我。顺风顺水时,你是物质的;命运多舛时,你是意识的。拼搏进取时,你是物质的;退隐江湖时,你是意识的。就像人生的两扇门,一个前门、一个后门。前门步入坦途,后门退避荒野。一个人再高山仰止,也难保前门不被外力封堵;或许正因为出类拔萃,前门更易被堵封。此时的你,定会幡然醒悟:多么庆幸,我还有一扇平时最不愿打开的门。

雪中赏梅

朝花夕拾 文贞

下雪的日子是惬意的,雪中赏梅乃冬日一大乐趣。

走在天寒地冻的雪野上,拾级而上,步入逍遥津的梅园,眼前的一树树梅花让人惊艳。一株株根脉植于泥土,虬枝苍劲,穿透积雪。一个个晶莹剔透的花骨朵,塑成“雪中宠儿”。红梅鲜艳热情,黄梅娇娆跳跃,粉梅多情妩媚,绿梅生机勃勃,白梅圣洁清丽。

雪中赏梅,赏的是它的俏,它的幽,它的雅,它的秀。雪落人间,飘逸如絮的轻影。走在幽境之中,所有的浮躁都会随之沉淀。

梅花伴雪而生,雪仰视梅的坚强与高洁。雪为梅花而衬,又衬出梅花的高洁,给人立志奋发向上的激励。

当春回大地,梅花却在最美的季节悄然离去,鞠躬尽瘁,以一抹余红换来百花齐放。素心如雪,暗香浮动,依然是我心中的眷恋。

我踏雪而来,没有身着古典的裙衫,也没有走着青莲步子。我寻梅而来,没有行色匆匆,只是轻踏拾阶,漫步在逍遥津的梅园中,站在花影飞雪之间,恍若浮游仙境。

百树梅花,竞相绽放。或傍石绽放,或临水而开。满园妩媚动人的梅花,开在白雪之上,相互衬托,交相辉映,美仑美奂。

在寻梅人的眼睛里,你冰洁高雅,与世无争,哪怕繁华落尽,也会永恒留存淡淡的幽香。

“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”。梅花的俏丽幽香,不正是因为它走过春夏秋又捱过寒冷的冬季,以苦寒换取的吗?它仿佛告诉我们: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。

雨中老街别样美

七彩时光 徐祥龙

汀溪乐府乃万寿镇马汉河老街的一处普通院落。因为有了文化人的汇入和热心,慢慢就有了不一样的风采。

一个细雨蒙蒙的傍晚,蒙银国老师盛情,我们几个文友到汀溪乐府小聚。大概是因下雨的缘故吧,老街上看不到游客,一家家古色古香的宅院门扉关着。然而,汀溪乐府,别有洞天。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栋灰白色的人字形屋脊的两层小楼。常年风雨的热吻和月光一次次爬上屋脊又下来的足迹,以及身旁的高邮湖水常年湿润的滋养,让小楼气质不凡。

“小楼还有故事呢!”银国老师说:“这栋楼曾做过新四军交通站。”

厅堂里放着一张椭圆形的暗红色实木茶桌,银国老师在茶桌上给我们泡从家里带来的新茶。他是搞音乐的,西边一间放着一架钢琴,即兴为我们弹奏了一段高山流水之音。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,聊天,喝茶,弹琴,论艺,高兴了在乐音里喝两盅,累了枕着湖水安眠,心烦了到高邮湖边走走,想家了抬头看一看白鹭低飞或者大雁南归。这样的日子,想想都美。

小楼开轩直面大湖,让我想到了沉睡于湖底的陈州府,想到了湖面上偶见的海市蜃楼奇景,还想到了汪曾祺先生在文游台上题写的“稼禾尽观”匾额。大家以茶代酒,畅谈古今;以诚相待,推心置腹。或大笑几声,心灵畅快;或心领神会,惺惺相惜。茶饮至沁心,话谈到尽兴,喜洋洋乐陶陶也。之后,我们顺着木楼梯,登上马汉河老街上的这栋小楼,看老街风景,看老街枕着的大湖,看老街放牧的滩涂;看老街丰收在望的稼禾,看老街玩珠享翼然翘立,看外婆人家亲切无比;看贞洁牌坊皇恩浩大,看骆宾王祠追古怀人,看北胜寺大殿巍峨。烟雨间的马汉河,世外桃园般的空濛景致风光。不由你不爱,不由你不赞叹,不由你不抒怀。哪怕不会抒情,也要感慨一句:“马汉河,还就不丑呢!”

“雨落芭蕉,多美的诗意!”院子角落的那株芭蕉树一米来高,主干如塔笔直高耸,枝叶如掌宽大四散,叶叶碧绿饱满,片片精神抖擞,个个齐心协力,宛如一群妙龄女子围成一团,人人将玉臂伸展,手掌展成花瓣盛开模样,承接阳光雨露,承接月华梦想,承接世间美好。这一刻小雨淅沥,它们承接着天雨。天雨的脚步真轻啊,沙沙,像风吹落叶。天雨的心真细啊,滋润为你,鲜艳为你,被伤害却不能有你,哪怕一点也不行。天雨真是慈爱啊,那轻轻的雨打芭蕉的声音,像老祖母把我们幼小的身躯抱在怀里,一边微微地晃着,一边轻轻地哼眠歌,哄我们入眠。

“这芭蕉树旁老民房上升起的炊烟,画面太美了!”文友们望着屋顶烟囱里冒出的缕缕炊烟,赞叹不已。只见这炊烟升起于青砖灰瓦的民房之上,悠荡于老街之上。因为这天雨、旁边大湖的湿气,炊烟不能升得直、升得浓重,只能缥缈如轻纱笼着的梦,形象如意境幽远的诗,意境清淡如寥寥几笔的水墨画。可这又有什么不好呢?人到中年,本该删繁就简,放下该放下的,舍弃不该想的,就若这炊烟一般活成轻盈诗意的通透模样,不是很好吗?

如歌岁月 牛润科

大学毕业准备去单位报到,母亲把我送到村门口,再三叮嘱我:“记住,要多喝小米粥,娘把上好的家乡小米给你带上了。”我说:“有香香的小米粥喝着,就有娘暖暖地陪着我了。”

从小我就爱喝母亲熬的小米粥,因为我降生时,母亲奶少,只能熬着香香的小米粥把我喂养大。于是我的生命里就有两个娘:一个是生我的娘,另一个是小米粥奶娘。长大后,尽管在我的身体里流淌着金黄的小米粥,可是我不会熬。母亲总是在炉火旁给我讲:“这熬小米粥就像是做人做事一样,在熬的时候必须要有耐心。米是粥的心,要纯。尽



腹藏诗书气如虹

心香一瓣 方晓春

“年少轻狂不言愁,弹指百年修无求。潦倒龙钟善其身,尚古崇贤心如初。静观沧海若止水,冷眼邪恶疾如仇。纵使高处广寒里,择善而从因果有。舞文弄墨豪气荡,凌风高蹈虚心竹。水深不语为不恃,彻骨梅花独幽。修身齐家观天下,饱学诗礼古为徒。学益道损堪逢时,东隅虽逝桑榆收。”一首原创小诗精心书写成横匾,悬挂在自己狭小的“求索斋”里,恰如“心为导航”之神器,时刻引领着自己不偏不倚,行稳致远在洒满落霞的征程。

成为诗人是儿时最大的梦想。念初中时偶然写了一首诗《点煤灯》,没料到被语文老师大加赞许。一时间,我的诗作出现在学校最显眼的黑板上,仿佛成为诗人的梦想并不遥远。

最难忘的高中毕业回乡那年,正赶上县里兴修水利工程,我成为水利大军的一员,奋战在工地上。腿、腰、肩的严重不适,不得已一连几天躺在阴暗潮湿的工棚里疗伤。一首孕育多日的短诗横空出世:“雄鸡破晓天未明,霜洒沃野览无垠。水利工地人潮涌,你追我赶若流星。开河引金水,筑堤斩穷根。嗨嗨嗨嗨嗨嗨嗨,号子声声拼干劲。河底见深,堤坝俱增。忽闻惊鸦头顶过,抬眼方觉红日升。”诗歌改变我的人生轨迹,领我走上乡学讲台,撮合我遇到百年知音。

人生无常,世事难料。长期在乡下披星戴月,悉心编织绿色的梦想。哪曾想生活的重负,耕教的重压,不得已将深爱的诗词束之高阁。

“谁言桑榆不作梦,为霞古枫相映红。老骥聊发千里志,腹藏诗书气如虹。”白云苍狗,斗转星移,青丝已然变白

人生熬香一锅粥

管是慢火,可底火要硬,要有韧劲。切忌中间不能加水,否则熬的就不是粥,而是水了。就像是做人做事中间忽然萌发杂念,你说你能做好吗?”当时我对母亲说:“记住了,就像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课一样。”

成家后,我和妻子也经常熬小米粥喝,尽管我们念着母亲的熬粥经,可是因为工作忙,每次都是匆忙去熬,所以我们熬的粥总是米是米,水是水的,要不就熬糊了。那时候我们小夫妻俩心气盛,渴望成功,淡定不下来,结果把我们的事业与生活搞得像熬坏了的小米粥。后来有一回,我

雪域猎影

柯然摄



首,真实而从容的我,随心而动,随刀而行,随意而为,随性而修,誓将自己的晚年生活打点得如诗如歌般美妙逍遥。死若秋叶,生如夏花。我决然拂去尘封的记忆,重拾曾经的拙笔,用炽热的情感,用独到的目光,去捕捉世间的真性。

常有书学论文与随笔见诸报端,老伴功不可没,每件得意之作的背后都有老伴忙碌的身影。“老来兴味耽佳联,投王抱李师古贤。偶成靓语呼内助,酌酒弄墨润童颜。”

“季子正年少,匹马黑貂衰”。不求成诗人,只愿是杂家。鸟花悦目,书画赏心。有智慧、有情调、有内涵,更有味道。读诗、背诗、写诗,徜徉于诗海,怡然自得,乐而忘忧,焉知老之将至?坦荡如砥的胸怀,乐观豁达的心境,让我丰富饱满的余生没有了眼前的苟且,只有诗和远方!

们一边念着母亲的熬粥经,一边揭起锅盖观看着锅里的沸粥,忽然发现,原来我们的心劲就像忽上忽下的小米粒,浮躁不堪。后来我们耐心地在“沸水”中磨炼,终于水到渠成地沉淀下来了时,就溢出了诱人的米香。尽管我熬粥的技术有了一些长进,可是每当我喝自己熬的小米粥时,仍然比不上母亲熬的黏、黄、炼,更没有粥上漂的那层喷香米油!虽然知道是因为我的功夫还不到家,却也终是没有那个耐心。

现在老了,我才渐渐地悟出了母亲熬粥经的真谛:人生犹如小米粥,成功与否,幸福不幸福,全看如何去熬。退休了,终于把所有的得与失看淡了。当我和老伴心静地享受眼下熬的这锅小米粥时,我们终于在平凡的日子里,真的品到了犹如母亲亲手熬制的纯天然般的米香。